

SOPHIE HANNAH

【英】苏菲·汉娜 / 著 任小红 / 译

温柔的伤害



其实，比一切更恐怖的是人心。

HURTING
DISTANCE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温柔的伤害

HURTING DISTANCE

【英】苏菲·汉娜／著
SOPHIE HANNAH

任小红／译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柔的伤害 / (英) 汉娜著; 任小红译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13-2945-5

I. ①温… II. ①汉… ②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7721号

HURTING DISTANCE

copyright © 2008 by Sophie Hannah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© 2012 by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6517

温柔的伤害

著 者/[英] 苏菲·汉娜

译 者/任小红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王亚丹

策划编辑/张艳萍

封面设计/八牛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32 印张/12 字数/150千字

印 刷/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945-5

定 价/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发件人: NJ nj239@hotmail.com

收件人: 说出秘密求生还

survivorstories@speakoutandsurvive.org.uk

主题: 不是我的故事

日期: 2003年5月18日, 13: 28: 07

我要说的不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我不知道在网络上谈论这件事合不合适, 把自己的感受说给陌生人是否应该。这么做总觉得有点儿哗众取宠。可是, 有几句憋在我心里不吐不快, 而你们网站又没有提供任何收信地址。

你们煞费心思给网站起这么个名字的时候有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, “说出秘密”是否就一定是最佳选择? 一旦你把某件事告诉别人, 这件事儿就会感觉愈加真切。既然你希望它从来不曾发生过, 干吗还要昭告众人, 让它在别人心里一遍又一遍演绎? 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所谓的故事告诉别人。当然, 这就意味着让那个理应遭受制裁的家伙逍遥法外。说实话, 有时候一想到这点我就恨得咬牙切齿, 但我不想自己的余生都生活在人家的怜悯中, 被人当做可怜的受害者。

对不起，应该说是“生还者”。这个词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又没有人企图杀害我，怎么谈得上“生还”？我觉得只有在飞机失事或核爆炸那样的事故中才谈得上“生还”，也就是生命安全遭受威胁的时候。但是，很多时候强奸并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，“生还者”所表达的那种感觉似乎有些矫情——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安慰。

第一次登陆你们网站的时候，我以为看到大家的帖子能让我感觉舒服一点，结果恰恰相反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那么多跟贴的人怎么会众口一词，那些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听着就叫人恶心：什么积极向上，什么打开心窗自救，什么含着眼泪微笑，什么走出颓废，等等等等。简直就是劣质重金属唱片的歌词！谁不想从痛苦和不幸中走出来？

贴在你们网上的故事让我嫉妒，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不可理喻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：她们有的是被自己欲火焚身的男友强暴了，有的是第一次约会时喝醉酒不省人事，结果遭人强奸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们的遭遇至少都是有缘由的，可我呢？强暴我的那个人我从来没见过，后来也没碰见过。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我，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：叫什么名字、做什么工作、住在哪里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我，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哪里，也不知道其余那些是什么人。这事我只能点到为止。也许，如果我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，你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情绪这么激动了。

你们在“什么是强奸”那一栏对强奸给出了很多定义，最后一项是“任何一种性恐吓行为”。原话是这么说的：“不需要发生肉体接触——有时候一个眼神或一句话都足以让女性感觉到被亵渎。”看到这里，我简直想一拳打烂编辑的脸！

我知道，也许你们对这封信、对我、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以为

然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把这些话贴了上来。我觉得我必须指出来：并不是所有的被强暴者都有同样的心态，都是千篇一律的调调，都持同样的态度。

N.J.

part 1 |

1

4月3日，星期一

如果你在这儿，我会解释给你听的。你只让我做过一次承诺，而我却违背了诺言。我知道你肯定记得当时的情景！你那么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我想撑起一只胳膊肘，结果起得太快了，皮肤在黄色的尼龙床单上擦出了静电火花，像在热烈地燃烧。我一直都热切地渴望能有机会讨好你。你要的很少，而我总是费尽心机想给你更多。“我都听你的！”我开心地笑着说，夸张地表现着自己内心的激动。诺言就像誓言，我一直希望能有山盟海誓将我们紧密相联。

我的活泼让你不觉莞尔，可笑容却一闪而逝。每次我们在床上的时候你都那么严肃。你觉得自己马上就得走，因而时常忧伤，似乎时刻都在等待灾难的降临。你离开后，我经常 would 痛哭失声（是的，我从来没告诉过你，因为我不忍心让你难过）。但是，每次我们在属于我们的房间里独处时，我都像吃了烈性迷魂药一样忘乎所以，从来没想过我们马上就会分开，美妙的时刻随时会结束。其实，从某种角度来

说，这种美妙的滋味确实不曾结束。我回到家魂不守舍地在厨房里做面团的时候，在工作室心不在焉地对付那些罗马数字的时候，我的心还在电话旅社的11号房间里流连：铁锈红的人造纤维地毯硬邦邦的，踩上去就像牙刷直立的毛；两张合在一起的单人床上铺着厚厚的橙色海绵垫，有点儿像我中学健身馆里的地垫。

我们的房间！我知道自己深深眷恋着你，这不是一时的迷恋，也不是肉体的欲望。你对接待员说：“不，就要11号房间，跟上次一样！我们每次都要那间。”每次听你这么说，我就爱煞了你。听听，你说的是“就要”，而不是“想要”。对你来说，一切都是那么迫切，但又绝不可随意。你从来都不会松松垮垮地靠在凹凸不平的、褪了色的沙发上，也不会蹬掉鞋子跷起二郎腿。你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，直到我们准备上床才开始宽衣解带。

后来，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你说：“我担心咱们在这个低俗的汽车旅馆里约会让你感觉齜齜。但是，要是咱们每次都用同一个房间，至少会感觉有那么点儿温馨。”接着，你花了15分钟的时间向我道歉，解释说自己没钱带我去更高级的地方。尽管如此（当时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三个星期？），我还不至于蠢到跟你分担开销。

过去一年你对我说过的一切我都铭记在心。也许，要是我想得起那个正确的咒语，记得起那道重要的坎，就能径直走到你跟前。其实我并不怎么相信，可偶尔还是会在心中一遍遍默念。

“嗯？”我用手指戳了戳你的肩，“我就在这儿呢，这个光溜溜的女人对你有求必应哦，怎么又不理她了？”

“这事儿很严肃，娜奥米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对不起。”

你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慢条斯理的，就连说话也慢吞吞的。如果有人催你，你就会生气。我觉得自己从来没能把你逗笑，甚至都没见过

你真正地开怀大笑，可是，你经常说起自己和西恩、托尼在酒吧是如何尽情欢笑的。“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，”你说，“笑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。”

你转过身问我：“你知道我住在哪里了吧？”

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。该死，我暗暗骂了一声。你看得出我对你神魂颠倒，看得出我正在收集关于你的点点滴滴。整个星期，我都在自己心里反复地默念你的地址，工作时偶尔还会情不自禁大声把它说出口，有时候还会唱出来。

“上次你是不是看到我写家庭住址了？就在那张登记入住的表格上。我看到你看着我填。”

“斯皮林小教堂巷3号。对不起，你不想让我知道是吗？”

“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如此，”你说，“因为我们必须十分小心。我跟你说过的。”你也坐了起来，戴上眼镜。“我不想让这段感情轻易结束，我想一直走下去，直到我无力承受。咱们必须一万个小心，要完全独立于我的生活之外。”

我马上就懂了，乖乖地点了点头。“可是……现在旅社的接待员也知道你家住址了，”我说，“要是他们寄账单或者别的东西给你怎么办？”

“他们没道理这么做。我每次离开前都结了账的。”

每次离开之前，你都在我们的世界和你的世界之间划一道分界线上，并举行一个小仪式——一场小典礼，是不是这样做你就会感觉舒服点儿？我希望自己在离开前也完成一个类似的小仪式，所以每次都在这里过夜（我告诉你，说自己只是偶尔才会留下来，其实我每次都在这里过夜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精神抖擞地走出旅社，对接待员微微一笑。这种仪式不够正式，甚至有点儿太草率、太简单了。

“他们不会给我寄什么文件的，”你说，“再说了，朱丽叶连自

己的邮件都不看，更别说我的了。”我注意到你的下颌不易觉察地颤了一下，两腮的肌肉也跟着抽了一下。每次提到朱丽叶你都是这副表情。我突然发觉自己也在收集关于她的信息，尽管我不想这么做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跟她有关的很多事都用到了“更别说”这个词：她连电脑都不会开，更别说上网了；她从来都不接电话，更别说主动打电话了。

怎么听着像个怪物？——好几次我都差点儿脱口而出，还好及时管住了自己的嘴巴。我不能因为嫉妒就这么尖酸刻薄。

你温柔地吻了吻我，说：“永远都不要到那栋房子去，也不要打电话到那儿找我。如果朱丽叶看到你，如果她发现我们的事，她一定会崩溃的。”我喜欢听你讲话。你讲的话总是充满诗意，比我的措辞更文雅。我所说的都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琐事。你的目光越过我，脸上的神情让我向往，我扭过头，期待看到灰紫色的山峦笼罩在雾霭中，山顶白云缭绕，而不是一只标着“罗恩德斯利东方服务旅社”的塑料壶，这只壶总是在我们的热饮中免费添加一些石灰颗粒。

你在看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

我想问的话还有很多很多。你说朱丽叶会崩溃是什么意思？她会晕倒吗？她会坐在地板上啜泣吗？会丧失记忆？还是会大吵大闹？人们崩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惧怕她还是为她担心。但是，你的语气非常严肃，我知道你还有话要说，于是安静地等你继续。

“不单单是那样，”你低声说道，手里使劲捻着印着菱形图案的被单，“我无法想象让你看到她，我受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本来想告诉你根本不必为此担心，又觉得这么说有些唐突。你觉得我十分好奇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到底娶了个什么样的女子？其实，即便现在我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见朱丽叶。我真

希望自己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。她越虚幻越好，而我只需要知道她就是“她”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，那样我的嫉妒就不会那么真切了。可是，我怎么可能在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候就跟你说：“不要告诉我你老婆叫什么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会爱上你，我无法忍受让自己了解关于她的任何情况。”

我想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痛苦。过去这一年里，我每天晚上爬上床就开始胡思乱想：此时此刻，朱丽叶就躺在罗伯特的床边，就在他们“自己”的床上。我痛苦得牙关紧咬、肝肠寸断，并不是因为想着她睡在你身边，而是觉得她根本就把睡在你身边这件事当做最平淡的家庭生活！我不会去想象你们两个怎么接吻、怎么做爱，那是无谓地折磨自己，相反，我所想象的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情景：朱丽叶躺在床上看书——关于王室贵族的无聊旧闻，或者关于如何照料室内植物的读物，你走进房间，她只是抬起头来瞟了一眼。你宽衣解带爬上床，躺在她身边，可她根本没注意。你穿睡衣吗？我想象不出来。何况这又有什么不同？反正不管你穿什么，朱丽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你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。这样的夜晚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不过是又一个无聊的寻常夜晚。她没什么事儿要跟你交代，已经完全沉浸在安德鲁王子和佛姬的离婚迷情里，或者在忙着思考如何栽种仙人掌。眼皮开始打架的时候，她就把书丢到地板上，转过身去，可能连晚安都不说一声就睡着了。

我真想什么时候也可以把你的存在看得那么理所当然。可我永远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。

“你为什么不想让我见到她，罗伯特？”我看到你似乎又陷入了沉思，于是脱口问道。你经常都会这样：双眉紧锁、下颌突起。“是不是……她有什么问题？”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，可能还会加上一句，“是不是她让你觉得丢脸？”但是，在过去三年里，“丢脸”一

词我始终都说不出口。

你不会懂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。有些事我也宁愿不去提。

“朱丽叶很不容易。”你的语气带着戒备，似乎我侮辱了她。

“我希望你心中的我是跟你一起待在这里的人，而不是跟她一起在那栋房子里的人。我憎恨那栋该死的房子！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要到别的地方买栋新房子。”我记得你这么说的时我我一直在傻笑。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，影片中的丈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看他为她设计、建造的家。那栋房子十分漂亮，周围还有一圈红色的拱顶。丈夫把手从妻子眼睛上拿下来：“送给你的惊喜！”没想到做妻子的勃然大怒，因为她觉得丈夫没征求她的意见就擅作主张。

我很喜欢你替我拿主意。我想让你觉得我就是你的。如果我想要什么，那是因为你想要。可是朱丽叶除外。你说你根本就不想要她，但你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。你说，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但是，到现在你还没有任何行动。我觉得不可思议。

我轻抚着你的手臂。每次只要一碰你，我就会眩晕，这让我十分惭愧，因为我现在应该正襟危坐跟你谈，而不是心猿意马。“我答应你一定保持距离。”我说道。我知道，你需要让情势处于你的掌控之中，无法忍受事态发展失控。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是说，等到我们结了婚，我就溺爱地叫你“控制狂怪兽”，而你会哈哈大笑。“别担心，”我举起手来，“我以斯科特的名誉发誓，我决不会突然出现在你家。”

可我还是来了，而且径直把车开到了对面。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如果你在这儿，我会向你道歉，告诉你我有多担心，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。只要你在儿，原不原谅我都没关系，只要让我知道你好好地活着！已经整整三天了，罗伯特！我快要发疯了！

转过弯就上了通往你家的那条路。我一眼就看到你红色的卡车停

在草地边缘。草地下面建了几栋房子。路越来越窄，渐渐变成乡村小道。我看到货车车身上印着你的名字，心中顿时波涛汹涌，就好像有人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。（你总是告诉我别把它叫做货车。好几次我都想给你起个绰号叫“红货车男人”，你不接受。）罗伯特·霍沃思几个黑色的大字印在车身上。我膜拜你的名字。

卡车还是那部卡车，但它矗在那儿看上去特别大，巨大无比：卡车呈某个角度趴在斜坡上，挤在房子和田地中间，草地就显得特别窄，感觉都容不下它了。我第一个念头就是：卡车司机住在这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！要是住在主干道旁边那简直就是个噩梦。

我的第二个念头是：今天不是星期一！也就是说，你的卡车不应该停在这儿，你应该在外面工作！现在我才真正开始担心，原本看到你家房子——你和她朱丽叶的房子我应该怯懦不前，可情急之下我都忘了，也忘记接近你家时应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我知道你家住3号。原本以为这里跟大多数街道一样，从一号一直排到二十几号或三十几号，现在一看才知道，原来你家就是最后一栋。剩下的两栋门对门，离主干道和角落里的小教堂布拉塞利更近一些。而你的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远处小路的尽头，面朝田野，从路上只能看到一小片房顶和长方形的石板墙壁，楼上右手边有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子——可能是洗手间，也可能是储藏室。

这么一来，我对你的了解更深了一步。比如说，像你选的这种房子，我永远都不会买：这栋房子背面朝着大路，将正面藏了起来，过往路人看不到里面，让人感觉自己很不受欢迎。我知道这是为了保护隐私，而且，这么一来，房子正面朝着风景独好的地方，确实也不无道理，但我总觉得像你家这样的房子会让人惶惶不安，它们似乎故意粗鲁地用后背朝着整个世界。伊冯肯定会觉得我的想法很有道理。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经常路过一栋背朝大街的房子，第一次路过那栋房

子时她就说：“这房子像是给那些隐居者住的，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说，‘离我远点儿，骗子！’”

我知道，要是她来了，肯定会这么说雷恩小教堂3号：“住在这房子的人仿佛在说：‘不许踏入半步！’不过也确实如此！”我以前跟你聊过伊冯，可你皱着眉头说，你感觉她又刻薄又无聊，我就没再说不下去了。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惹我不开心的话，这是唯一一次。我告诉你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玩在一起了。是的，她是有点儿刻薄，但她的刻薄没什么恶意，有时候只是为了逗人乐一乐而已。她直率坦诚，认为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拿来打趣，就算是糟糕透顶的事也一样。她甚至认为爱上已婚男人的苦恋也可以拿来打趣，或者说，特别应该拿来打趣。很多时候，她的率性是让我保持清醒的唯一良药。

你看到自己对伊冯的贬斥伤害了我，就吻着我说：“我看到书上有句话写得挺好：我们因别人而气恼时对自己和别人的伤害跟我们惹别人气恼时一样。这句话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。你明白吗？”我点点头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明白了没有。

我没告诉你，后来我悄悄把你的格言说给伊冯听了，当然，我没告诉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，只骗她说是在说起别人的时候说的。

“这话说得可真是轻巧，”她笑着说，“那咱们可以以此类推：爱上混蛋跟自己是混蛋一样有罪。谢谢你，又让我们长见识了噢。”

我老是担心我们婚礼上会出什么状况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最终能走到一起的话。我无法想象你和伊冯聊天的情形，你肯定很快就会闭上嘴巴，一言不发，而她却在嘻嘻哈哈地揶揄你。

昨天晚上她往你家打电话了。我对她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，她才肯替我打这个电话。其实，一想到她听过你妻子的声音，我就觉得有点儿恶心，因为这让我不得不正视自己一直在逃避的问题：朱丽叶真

的存在，她就活生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！她是存在的！当然了，如果没有她，你早就和我生活在一起了，我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茫然无措，连你身在何方都不知道了。

伊冯接完电话告诉我：朱丽叶听着像在撒谎。

你家房子背部的前面有堵石墙，中间有扇棕色的木门。没看到哪里写着“3号”的字样，我是用淘汰法找出来的。下了车，我两腿直发软，步履蹒跚地往前走。凉风飕飕，天清气朗——晴朗得简直有点儿刻意。我睁不开眼，只瞥了一眼，感觉你的街道特别醒目，似乎在昭告世人：“这就是罗伯特的住所！”

后院的大门很高，都到我肩头了。我从虚掩着的门缝溜进你的领地，站在枯枝散落的小径上，打量着你的花园：花园里脏乱不堪，杂草丛生，盖过了原来种的花草，角落一个浴缸里扔着两只自行车车轮，旁边堆着几个纸板箱。荒废的草坪中间显然曾经有过花床，但现在全都变成了棕绿色的缠结的一团。我站在小径上看着眼前这片荒芜景象，不由得对朱丽叶气恼起来。你为了养家糊口，每天都在奔波，一周上七天班，当然没时间整理花园了，可她呢？自从她嫁给你，就再也没上过一天班！你们两个又没孩子，她整天都干什么去了？

我沿着房子的侧面，朝前门走去，路上经过一扇开在高处的小窗子。噢，天哪，我总觉得你就被囚禁在里面，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我肯定是杞人忧天：囚禁你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一个大男人，6.2英尺高，虎背熊腰，朱丽叶就算想囚禁你，也不可能有那么大力气能把你绑起来。除非……真的不能再胡思乱想了！

我下定决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勇敢积极地应对。三年前我就对自己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被任何事或任何人吓倒！我要径直走到门前去按门铃，径直去问要问的问题。等走到前面我才发现，你的房子就是一间农舍，低矮狭长。从外表看，似乎有几十年都没有修整过了。

大门的绿漆都斑驳了，所有的窗子都四四方方的，连窗玻璃被都窗棂隔成了四四方方的小方格。院子里有棵大树，最粗壮的树枝上吊着四截绳头。是原来绑秋千用的吗？草坪沿着山坡一泻而下，景色十分宜人，连风景画家都会流连忘返。极目望去，至少能看到四座教堂的塔尖。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喜欢这座背朝大路的农舍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斑鸠谷，看到河水蜿蜒而下，直抵雷恩德斯里。我想，要是有个望远镜，说不定都能看到我住的房子。

走到窗子跟前，我突然开心起来。这是你的房间，里面放着你的东西，而我现在可要一睹为快了！我把脸凑近玻璃，手拢在眼睛上往里看。是间客厅，空荡荡的。很有意思——我一直都以为你家客厅的墙壁是暗色的，墙上挂着几副用木框装裱的古画，有盖恩斯伯勒的、康斯坦布尔的，诸如此类。但是，你家客厅的墙壁竟然是白色的，而且凹凸不平。墙壁上只挂着一副画：一位不修边幅的老人戴着一顶棕色的帽子，眼睛望着一个吹长笛的孩子。地板上铺着一张没有图案的红地毯，地毯盖住了大部分地板，没有遮盖住的地方露出廉价的强化木地板。

房间很整洁，跟花园的杂乱无章迥然不同。房间里摆着很多装饰品，挨挨挤挤地放了好几排。这些装饰品大多都是陶瓷小屋子。太奇怪了！我无法想象你生活的房子里竟然堆满了这种可爱的小玩意儿。是收藏品吗？记得小时候妈妈曾鼓励我去收藏一些丑陋的陶瓷小动物，好像是叫“奇趣儿”来着。我说我才不要呢，叫我收藏乔治·米歇尔和安德鲁·里奇利的海报还差不多。

朱丽叶太过分了，竟然把你的客厅变成了微雕房，还给你用强化木地板！房间里其他的東西还凑合：一张海军蓝的沙发和一张同色的椅子、一盏半圆形的塑料灯罩遮住了壁灯的灯泡、一张包着皮革的木脚凳、一把卷尺、一个小小的台历。你的，你的，都是你的！我发现